

紫霄好遠遊而多聞慢乘勉之而不聽九人
知不死可學而行之愈力漢景帝時修煉道
備神降於庵自稱洞天司命告九人曰子等
精誠至矣今北野落籍名錄兩宮深傳道丹
之秘而去丹成服之神又至曰上帝招且至

速之送仙臺以須時偕登而乘仙已至辟庭
祖饒頗如君臣之會酒行畢清風穆然雲物
翳集香氣襲人九龍控馭鸞鳳前舞玉帝初
遣繡衣使者青衣童子青玉册十道霞衣十
箱金丹一合竟旋羽節俱至臺上獨有何紫
霄遠遊未回從展至已九具服丹更水整駕
相待不至留玉册與霞衣一箱及一素册在
飛仙石上以遺之仙樂婁清科仙趣駕孔真
歎曰仙良仙良于何之鄉吾今往矣子獨莫
亡俄而氣勢漸高香不復見九龍駕乃當年
所養之鳥昇九真於東陽治石臺煉十寶初
未仙去時一與仙良佩一埋送仙臺餘鎮洞
天八門矣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鄧九真已飛昇而仙

良方歸神清飄蕩泣對煙雲上飛仙石受箱
與册司命具若至曰真人有道玉詔不得問
昇九真元會功行未圓可隱元龜洞發箱掛
衣視素册其中有原太清草法云可以成地
仙亦言山之東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

可居仙良已覆其箱於峯頂俄化為石後人
因以名峯而狀亦勝似又故白猿犬各一以
食仙藥皆得騰身而去仙良餌太清草行素
册秘法不決日已能凌虛殘山之巨石飛入
石洞所謂地仙初神道魚鱗之池變九龍以
騰九真復視之池無有矣獨一魚乍出乍沒
後亦化龍潛伏幽洞耳

唐公昉

唐公昉一作昉興元府人也興元有斗山觀自
平川內聳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
號之開山經云斗山五虎通龍皆諸山中薛
羅杉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
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
蓋連地上昇也一云公房舉宅昇仙雜犬皆
去唯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懷一月三吐

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有前人題詩
云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錦霄浴宅
只知雜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客席地
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柏秀露
華煙霧鎖鸞廳又洋州有寒泉山漢中記云
秦唐公房師事仙人李八百公房中馮八百
以杖指崖出湧泉即此山登之者必加嚴霜
或指譯立有風雷暴起因此為名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
任意所欲常變歸化為白鶴集鄴城門華表
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
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家乘遠高飛冲天
而去夫左元放為羊令威為鶴斯並一時變
化之迹爾非求為羊鶴也遼東塔丁譜載今
咸漢初學道得仙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
求客刺秦至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
學禮淮陽於陰湖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皇東遊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租子
初本非此琴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惠
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聞從步游下
邳地音順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地下音曰顧謂良曰孺子

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
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殊大驚父曰孺子
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恠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恠曰後何也五日雞
鳴往父又先在復恠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

往有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
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
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編居下邳
為任俠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

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以良曰沛公殆天授
遂從不去沛公欲擊秦燒燒關軍良曰臣聞其
將屠者子賈豈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
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郤食其持重寶取秦將
秦將欲和因其解擊之秦兵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惟恨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君之樊噲諫不聽良曰
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縞素為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秦暴苦口利於

病願聽言沛公乃還軍灞上見羽鴻門見
沛公為漢王良因說王燒絕橫道示天
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還定三秦良遣項
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併滅楚羽

以故北擊齊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
秦之誰可與共功者補曰以東捐不自
良曰九江王布楚秦將與項王有隙彭
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

將獨韓信可為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布連彭
卒破楚者此三人也良多病嘗為書策臣時
時從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郤
食其謀燒楚權郤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

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陸下誠立
六國後皆爭戴陸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
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起刺
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卿生計告

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六見西文一舉寸誠
用此謀陸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韓信破齊欲為齊王漢王怒
良說漢王補曰五年漢王壁固陵諸侯不至
良說漢王諸侯皆至補曰六年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聞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
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陸下陸下用臣計幸
而得中願封留足矣乃封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維陽云云見

文一舉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
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啟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
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
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人年若皆以上。最
 儻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
 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來太子書
 早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十一年。懸布反。上疾
 欲使太子擊之。四人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
 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諸將皆
 與上定天下。是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
 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
 趙王常居前。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急
 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布天下。猛將善用兵。
 今諸將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
 為用。且布聞之。數行而西。爾上雖疾。強載輜
 車。卧而護之。不敢不盡力。上雖強。強為妻子
 計。后如四人意。上曰。堅子不足道。乃公自行
 耳。上自將而東。良疾。腫起。見上曰。楚人刑疾
 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
 兵。上謂子房。雖疾。強傳太子時。叔孫通為太
 傅。良行少傅事。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引古以

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恠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
 上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
 人曰。陛下輕士。魯馬。臣等數不辱。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翼。翼已成。難動。換矣。戚
 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截四海。橫
 截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
 闕。戚夫人歎歎流涕。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四人之力也。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
 衆。良乃稱曰。家世相轉。轉滅不愛萬金之資。
 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後六歲。竟誼文成侯。良
 始見地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薨。并葬

黃石。海上眾伏。環祠黃石子。不疑。嗣出。前道
 書云。良仙去。至八世孫。道陵。得道。飛昇。太上
 遣良下。為詔使焉。

道一曰。至人。隱則上。仙顯則瑞。世是故
 獨善其身。則誠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則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未嘗不兩存。顧所
 遇窮達。隱顯如何。爾張良可謂兩存其道
 者也。道德經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
 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
 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此正
 張良之忠於韓。而成漢之功業也。然神仙
 雖以功名成就於世。是豈國富貴以自榮
 蓋亦行其志也。故終為避世之歸焉。經又
 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謂乎。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沈。常備
 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貴
 戶牖。及生。數歲。寡言。語不為兒戲。一云。得仙
 供。數。觀。常。明。度。度。亦。如。常。然。過。險。境。之。處。皆
 能。超。越。眾。兒。問。曰。何。得。此。處。眾。謂。而。其。常。處。也
 龍。山。少。以。至。孝。者。稱。年。已。十四。母。方。食。葷。曰

吾偶思實與鹿鮓患速不可得也。既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為教，言見悅爾，食未充，既來鮓於前，曰：此實與鹿鮓也。母曰：汝最為謹厚，資與灑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往還，何詐也。既曰：市鮓時見舅兒來，言致意，母不數日

亦來，謁母矣。母舉鮓而食，其資與灑鮓也不數日，舅至具言市中見既母亦大神，其事云。母食後得魚，既出湖州中買去，鯉一千四百里，既頃使還，既去父為州吏，於市見兒，因大驚。既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果有日期，翔雲水之鄉，脫落塵泥之外，命帶胎根已為。

我有現臺，紫府本是各家陰陽不能陶鑄，天地不能管轄，陵谷遷而此不可遠，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真元一氣萬古長存。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何言去乎。既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雖過去者亦不為下。見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也。乃留一楮封鎖，甚固，願母開若有所需告之，知所言也。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鄉人大疫，乃猛捕，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楮葉飲泉水，一盞自愈。一云：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甚多，語已有五色，此并水飲之無恙，後果如所言。

雲下處中，蕭蕭隱隱而至，既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舟舟東南而去。鄉人數百，郡官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一云：既道成一日，有雲之昇，雲爾後母凡有毛，其楮皆如所求。一日，母思既，謂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見

二鶴凌空而去。蘇仙昇之後二年，鄉人果大疫，乃取楮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楮泉之下。常若市，滿不數年，既母有疾，既嘗來問疾，不久既母傾喪，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遂葬蘇山之南，於時，猿鶴為風，修煙昏愁雲，不散，悲雨自沔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既，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守虛獻可，乃曰：不因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障，非某一身

之幸，乃九族之幸也。既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吾不惜今汝見，但恐汝輩，福壽不能盡見，吾也。乃曰：吾今汝見，吾之半，既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而若真玉，斃而有光，臂亦紺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既慰仙，既曰：

山路絕險，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今汝等安能至家，慎勿回顧也。乃取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楯皆金，實為飾，虛獻可率郡官，隱隱而陞，不久到郡，惟判官張信，臣回顧，陞陞絕，洞為朽木，敗

葉，藉地不會，損三日，方到郡，既母之終山上，哭聲服除，乃止。後郡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為蘇仙山，名其觀為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祭無元結，詩云：靈橋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為第。

蘇仙風冷，露墮人情，悄悄地，闌荒徑，草綿綿，如何，驟得蘇君，迹白日，霓旌擁上天，又沈彬，蘇仙山詩云：眼穿林，鱗見，郴州，井裏交連，側面，撒味道，不來，閱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東流，宋初，俄有一楮，樓郡，齊屋，香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輩輩，觀乃拜之，鶴乃舉足，畫屋若書，字滿，柳屋皆以板為瓦也，鶴乃窺翼，昇雲而去，郡將乃遣人，陸屋，即見所畫，字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

記陵谷遷移白骨藏野青山舊時起足高屋
 下見群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翻身雲外却
 返吾居一云群兒白鶴來止於城東北樓上
 返吾居人安扶彈之禍以八樓樓板作上
 言云城郭是人民非二百甲郡將取其板
 子一未歸我蘇仙彈我何為郡將取其板
 藏之府中後乃歸之本觀仙亦不復再來高
 宗紹興間賜蘇仙為沖素普應真人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漢文帝時
 賈誼宋忠為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或
 遊屋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閉坐弟子侍而
 誦陰陽之紀二人曰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
 辭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舉之君何行之
 迂也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
 令蠻夷不服四時不和徒起起而言相引以
 勢相延以利賢者乃可羞爾夫內無儉寒之
 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而無害
 君子之道也卜之為業所謂上德不德也風
 風不與燕雀為群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乎
 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尊者安勢高者
 危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生計而不審身

無所處其後宋忠抵罪賈誼感賦不迷季主
 之鑿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官中師西靈子都
 西靈子都者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
 太玄仙女也去之際留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真身家人異
 之於蜀益山之南諸葛亮為其碑撰云玄漢
 大家潭合陰陽天地交津萬品濳彰先生理
 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
 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類如
 少女顏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
 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河三

傳雲山聖者萬年宮道古趙道一編補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
 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真語云潁川
 劉偉惠漢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事司馬季
 主為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
 隱桑樹之下遺蹟在汝南安成縣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寧人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
 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
 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得尸解之道真語曰
 遺蹟在遼東薊城之北山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
 道受解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
 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
 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
 第子家身背隆閣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
 戴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